

CHINA'S
ARMED POLICE

纪念武警部队组建二十周年
暨中国武警杂志社成立五周年

中国武警杂志社 编



1996—2001

金盾之光

《中国武警》《橄榄绿》

优秀作品精选

〔橄榄绿〕

卷

人民武警出版社

纪念武警部队组建二十周年
暨中国武警杂志社成立五周年

1996-2001

金盾之光

《中国武警》《橄榄绿》

优秀作品精选

[~~橄榄绿~~]卷

人民武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金盾之光:《中国武警》、《橄榄绿》优秀作品精选 / 中国武警杂志社编.
- 北京:人民武警出版社,2002.04

ISBN 7-80176-002-6/I·3

I.金... II.中... III.文学-作品综合集-中国-当代 IV.I217.1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2) 第 000176 号

金盾之光

《中国武警》、《橄榄绿》优秀作品精选

[橄榄绿]卷

编 著 者:中国武警杂志社

出版发行:人民武警出版社

社 址:(100089)北京市西三环北路1号

经 销:新华书店

印 刷:天利华印刷厂

开 本:890×1240 A5

字 数:648千字

印 张:26.25

印 数:0-3000册

版 次:2002年6月第1版

印 次:2002年6月第1次印刷

ISBN 7-80176-002-6/I·3 定价:55.00元(套)

代序

橄榄绿

——写给《中国武警》抗洪抢险专号

李栋恒

—

有一个古老的故事，记述着橄榄枝的传说：

那是远古时代，暴发了一场空前的洪水。狂澜横决，肆虐生灵。诺亚夫妇乘着方舟躲过了灾难，流落在外。过了一段时间，他们放飞一只鸽子，探察家乡的水情。白色的鸽子向水天之际飞去。不久，鸽子回来了，嘴里衔着青绿的橄榄枝。橄榄枝说明：大水已退，世界上的生命又有了新的转机，宁静的日子就要来临……

从此，人类便把鸽子与橄榄枝看做和平的象征，把橄榄绿作为和平、安宁的颜色。

二

传说毕竟是传说。

然而，自然界“五害之属，水为最大”，却是古人得出的刻骨铭心的结论。

1998年之夏，长江告急！嫩江告急！松花江告急！“牛尾乌云泼浓墨，牛头风雨翻车轴。怒涛顷刻卷沙滩，十万军声吼鸣

瀑。”滔滔洪水,百年不遇。

远古神话中的肆虐的洪水又一次卷来。

低的天与高的水,挤压着人们生存的空间。人们退避楼顶上、树杈上、大坝上。

危急时刻,天水之间,橄榄绿出现了!

身着橄榄绿警服的武警官兵,英姿飒爽地来了!

他们有的告别了即将分娩的妻子,有的推迟了盼望已久的婚期,有的中止了休假,有的放弃了医病……他们赶来了!

他们中,有年逾半百的将军,也有刚离家从戎的独生子女;有正在联系工作的转业干部,也有自费返回连队的退伍战士;有相互竞赛的夫妻,也有同怀赤诚的父子……他们赶来了!

他们义无反顾地来到抗洪第一线,汇成一个又一个能征善战的橄榄绿方阵。

“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”——这是江主席对武警官兵的期望。

“上一线,打头阵”——这是江主席对武警官兵的嘱托。

“严防死守”,“保证人民生命安全”——这是江主席对全体军民的要求。

于是,我们看到,在茫茫泽国中到处活跃着橄榄绿。抱着树枝、精疲力竭的小朋友得救了!困守危房、望眼欲穿的老奶奶得救了!随波翻滚、生命濒危的女教师得救了!

于是,我们看到,在江西九江,在湖南洞庭,在湖北荆沙,在黑龙江的哈尔滨、佳木斯、大庆,在一切洪魔猖獗的地方,将军与士兵一起背起了土袋,党员率先跳进急流,他们用血肉之躯筑成不倒的长堤!在两个多月的日日夜夜中,橄榄绿与全国人民万众一心、众志成城,不怕困难、顽强拼搏,坚韧不拔、敢于胜利,降伏了洪魔,锁住了蛟龙,铸就了伟大的抗洪精神。

橄榄绿,一次次向人民报了平安,一次次给党、给江主席交

上了合格的答卷。

三

橄榄绿,绿满天涯,绿遍神州。

橄榄绿,绿到哪里,就把和平与安宁带到哪里。

在风里雨里,在水里火里,在地动山裂的震区,在山体滑坡的现场,橄榄绿都忠实地护卫着祖国的安宁,人民的安全。

在列车轰鸣的大桥头,在荒山野岭的涵洞旁,在贼眼窥伺的金库,在围狼锁虎的监狱,在毒品流动的交通线上,都有橄榄绿不眠的眼睛,矫健的身影。

在罪恶枪口的火舌前,在歹徒匕首的寒光前,在逃犯疯狂的飞车前,在罪犯拉燃的炸药包前,橄榄绿都勇敢地迎上去,舍生忘死,化险为夷。

橄榄绿,身着橄榄绿的武装警察部队,党绝对领导下的文明之师、威武之师!

橄榄绿,人民的赤子!祖国的骄傲!





目 录

代序	李栋恒
----------	-----

小 说 篇

吹满风的山谷	衣向东	001
苦水塔尔拉	温亚军	048
“别倒山”和他的日记	吕建成	094
独弦二胡	戴 宏	108
卡锁	文 炜	125
丁宝日记	陈 峰	145

报 告 文 学 篇

爱的金字塔	郝敬堂	173
虎口逃生	王 霞	201
成武九章	谢学枫	237

目 录

散 文 篇

从容人生	袁丽萍	263
函谷关怀古	范 凌	270
祖屋	徐通福	285
大漠	赖贵清	290
无雪的冬天	马 茜	295
世纪之光	樊晨燕	301
士兵的阳光	流 云	311
至今犹忆“飞将军”	张红樱	318

诗 歌 篇

肉搏的大雨	王久辛	325
致密斯特拉尔	冉炜君	349
我们的血	贾卫国	355
血色和平	张国领	379

散 文 诗 篇

无尽的牵挂	唐 瑜	401
-------------	-----	-----

衣向东

吹满风的山谷

1

大西北的风总是这样粗粗拉拉的，没有一点儿温柔，尤其是三月的风，野儿巴唧。我不知道大西北的人是怎么一年又一年在这种鬼风里生活过来的。自然，我是南方人，从江苏常州入伍的。南方的风是什么样子，你们看看我的脸就知道了，被柔和的风抚摸得白嫩的脸就是个活广告。其实南方不只是风比大西北的风乖巧而细软，别的也自有优势。南方的山眉清目秀，植被浓郁苍翠，大西北的山却袒胸露背，或灰暗或紫红。南方的河水叮咚清丽，温文尔雅，细语缠绵，大西北的河水却总那么放荡不羁，激流澎湃。

但是，我在大西北结束了3个月的新兵连生活后，这张南方脸就没了模样，怎么看都像马路边蹲着的大西北男人，没有办法，我只能骂野蛮的风真他妈不讲道理。没想到骂完了，却又被分配到人称“野风谷”的深山军用物资库1号执勤点。虽然我没去过野风谷，但是在新兵连几次听班长讲那里的故事，讲得我们几个新兵私下里开玩笑的时候都说：“你不老实，把你发配野风谷。”

我当然没想到自己被分到野风谷，我觉得在新兵连的时候和班长排长的关系还不错。班长抽了我一条烟，排长拿走了我一

个喝水杯，他们平时对我都挺和蔼的。但据说正是班长排长向中队推荐我去野风谷的，说我能吃苦能耐得住寂寞，不知是培养我还是整治我。报到那天下午，执勤点的点长陈玉忠下山接我，一个长没长相站没站相的小个子。中队派出惟一的毛驴车送我，并顺便拉去了一桶水。毛驴车是专供给每个执勤点送水的，别的事情一般不允许劳驾毛驴。

毛驴车载着我们从半山腰上的小路走，风就在山顶上盘旋，鬼哭狼嚎的。而且越往山的高处走，风声越紧，黄黄的尘土一拨又一拨地在我面前飞扬，而且没有任何章法，一会儿横着走，一会儿竖着走，怎么侧转身子都躲不开它的蹂躏，好像这世界都是它家的。

赶车的兵是去年入伍的，在我面前算是老兵了，他很想表现出个老兵的样子给我看，就抡着树条抽打毛驴，嘴里还骂：“驴东西，不打你就偷懒，想跟我要心眼，你还嫩了点儿。”我心里很不是滋味，倒不是因为赶车的兵说了些指东道西的话，我是可怜毛驴因为我一个新兵的缘故，莫名其妙地挨了抽打。

毛驴弓背沉重地走，车上的大水桶发出咣当的水声。我瞟了瞟远处层层叠叠的群山，又看看眼皮底下拉出吃奶架势的毛驴，问点长：“班长，快到了吧？”

点长没有看我，目光仍在山与山之间挪腾，说：“还远呢。以后不要叫我班长，我不是班长是点长，一点点的点，3个人的执勤点，用个班长太浪费。”

点长说话的时候，伸出小拇指甲比划着，掐出了小拇指甲的二分之一形容自己。

我又看了一眼毛驴，就跳下车，说：“我走一会儿，腿坐麻了。”

毛驴车的速度立即快了，我的步子跟得很匆忙，肥大的军裤兜满了风，鼓胀着。山路弯曲，毛驴车的车轴发出吱嘎吱嘎的声

响，在一道又一道山弯上缭绕。

山谷尽头，出现了3间破败的平房，平房的对面，石头砌成的哨楼像个煤气罐粗矮地坐在山腰上。哨楼的背后，一条窄窄的小路，像一条细细的小溪从山的这边挂到山的那边。哨楼前，一个哨兵持步枪站立，毛驴车还没有走近时，哨兵就举手敬礼。

点长陈玉忠对我说：“那就是第二年的老同志普顺林，他给你敬礼了。”

我慌忙向老兵举手还礼，样子很笨拙。这时候，突然的狗叫把我吓了一跳，举起的手哆嗦着落下，视线从哨楼一下子就切换到狗叫的地方。我看到一条黄狗昂首在平房前，居高临下地虎视着我，凶叫。点长呵斥一声，说阿黄别叫，黄狗哼唧两声，摇摇尾巴追过来。

毛驴车停在了平房前的平地上，平地不大，还搁不下胖人的半拉子屁股，却是山谷惟一平展的地方。我刚站定准备从车上搬下自己的行李，黄狗已经追到我的脚下，很耐心地嗅着我的脚，然后是腿，再之后是臀部。黄狗嗅到我的臀部时，两只前蹄就翘起来，却没有搭在我身上，而是成站立姿势，看样子还要顺着我的脊梁向头部搜索。我吓得身子僵硬着，不敢有一丝的动弹。等到黄狗检查完我的臀部，我才怯怯地说：“点长，狗、狗。”

点长的做法真让我失望，他温和地看着黄狗笑了笑，说阿黄没见过几个新人，见了你高兴呢，瞧这个亲热劲。点长没有责备阿黄，好像有意给它个机会，让它从我身上高兴一回儿。于是阿黄依旧亲热着，我就又叫：“点长……”

点长才拉了拉脸，说：“行了阿黄，一边稍息去。”

这个畜牲，好像真的没见过什么世面，见了生人还脸红似的，一缩脖子，不好意思地走到旁边蹲下。点长从车上拿下一捆青菜和一块猪肉，赶车的兵已经把一根水管接到水桶上，朝窖里抽水。水窖的样子像水井，窖内用水泥抹成个圆形，葫芦状，窖口

盖着一块铁皮。我趴在窖口，屁股朝天一撅再撅，把整个头伸进窖内，终于看明白了，问点长：“这水是喝的？”

点长说：“洗脸洗衣服做饭，都用。”

“几天送一次水？”

“半个月。”

“这能吃，还不臭了？”

“有一点，吃习惯了一样。”

我立即感到嘴里有酸臭的味道，像过期的啤酒，张了张嘴没说出话，呆愣着目送毛驴车返回下山的小路，在昏黄的风中颠簸着消失了。山谷一下子坠入寂静，四周只听到风的声音，风把我们包裹起来，与外界隔绝。

这时候，点长拎起我的背包准备进屋，我忙问厕所在哪里。离开中队部的时候，我听说野风谷的水奇缺，就多喝了两大杯水，这时候觉得沉甸甸地往下坠，急需疏导掉。点长微笑着，说除了屋前的院子，整个山谷都是。面对着这么开放的厕所，我竟不知在哪儿小解合适了，瞅瞅对面的山根，什么地方都在站哨的老兵普顺林的监视范围内，于是就拐了个弯，朝平房后跑去。点长在我背后喊：“别跑远，当心让狼叼了去。”

我闪到平房后面，回头看不到山坡上站哨的老兵了，就哆哆嗦嗦对准一蓬灰绿的草划出亮亮的抛物线。山上的草稀稀拉拉，像皮肤病患者，绿一块裸一块的，而且面黄肌瘦。我的目光正满山遍野地游荡，有一阵强劲的风迎面吹来，把我划出的亮亮的抛物线吹得七零八落，飘洒到我的裤子和鞋上，我不由得“哎哟哟”地叫了两声，山谷立即有“哎哟哟”的声音回响。我愣了一下，觉得有趣，就又用力咳嗽两声，山谷也便学着我的样子咳嗽着，声音由近而远，一浪一浪地远去。

我忍不住“咯咯”地笑了。

2

1号执勤点只有我们3个兵，像3颗钉子一样楔在山谷尽头通往山外的入口处。我们看守的山谷下，沉睡着一个接一个的山洞，过去储藏着TNT炸药，后来都运走了。有关单位曾想把闲置的军用物资库租赁给老百姓储存粮食，但离库区最近的村庄也有20多里路，老百姓嫌太远，说白给都不用，物资库就一直闲置下来。我听了点长陈玉忠给我介绍哨所周围的这些情况后，就一撇嘴，说：“啥也没有，还看守什么？”我们南方的兵就是这个样子，说话满不在乎的，而且总是显得很聪明，喜欢问几个为什么，在部队不如北方兵的名声好。部队的干部都喜欢带北方兵，说北方兵不说不讲，老实肯干。我不是替南方的兵打抱不平，其实我们不是说说讲讲的，是喜欢动脑子。

点长一脸的不高兴，说你这个新兵，毛病，上级让我们看守就一定有看守的道理，这些物资库还没有废弃，说不定哪一天打起仗来又派上用场，你敢说战争永远停止了？点长的目光直截了当地盯在我脸上，滚烫滚烫的。我不习惯别人有意识地看我，我像被灼伤了般摇头，表示赞成点长的观点，点长才收回目光，继续介绍哨所周围的情况。点长说在1号执勤点附近的山群里，还有5个执勤点，都是我们排的，排长住在3号。点长说你看见了吧？就那座最高的山峰下面。我的目光顺着点长的指尖尖投向远处，在那座雾气朦胧的山峰上逗留了很久。

这是我刚到哨所的第一天，点长带领我在屋前屋后简单地转了转，告诉我宿舍左边的一间屋子是仓库，右边的一间是厨房，之后点长就去换岗了。由于点长下山接我，老兵普顺林已经在哨上站了4个多小时了。点长对我说：“按说你到执勤点，我们应该给你举行个欢迎仪式，但我们的人太少，就免了。”

点长扎着武装带，在屋子前的平地上整理了服装，然后给自

已下达了上哨的口令：“向后转，齐步——走！”

我被点长认真的样子弄懵了，你说在这深山谷里，还这么正规干什么？我惊讶地看着他朝哨楼走去，他爬山的时候仍保持着齐步的要领，腰直挺挺的，结果脚下一滑，差点儿跪倒。我禁不住咧嘴笑。点长走到老兵普顺林面前站定，庄严地敬礼，老兵还礼后，用洪亮的声音说：“1号执勤点勤务正常，哨兵普顺林。”我的目光像舞台追光一样追随着点长和老兵的一举一动，端枪、交接、敬礼，不知不觉中，我的身子也站得笔直了。

老兵走下哨位时，点长说：“晚饭，加个菜。”

老兵没有回头，齐步走下山。说是齐步，其实只是拉出个齐步的架势，两只胳膊用力甩着，而下面的两条腿却在一弯一曲地走路。我开始觉得他们是故意走给我看的，其实不是，后来我们一直都是这么走的，时间久了，我就觉得挺正常的。

老兵走到我眼前时，我急忙挺了挺身子，说道：“老同志好——”

“新同志好。”

“老同志辛苦了！”

老兵突然笑了，拉长声音说：“为人民服务——”

我垂下头，有点儿不好意思。老兵把紧绷绷的身体松弛下来，说：“走，帮我做饭。”

太阳开始朝西边的山顶上落，老兵的身子走在圆圆的太阳里，显得很高大。一阵又一阵的风吹来，却吹不走洒在老兵身上的阳光，只掀动了老兵的衣襟，一甩一甩的，使太阳和老兵所构成的画面富有动感。我紧跟在老兵身后，用力甩着胳膊，走得很踏实，走出了几分幸福感。

我们走进厨房，老兵拎起铁条捅了捅火炉子，添加了煤块，炉子里的火苗就蹿出来。我说，怎么现在还生炉子？老兵说火炉是两用的，夏天做饭，冬天还可以拎到宿舍取暖。

老兵开始收拾一堆菜,问我:“你叫什么?哪儿的?”

老兵和新兵聊天,首先聊的大都是这个话题。我说叫蔡强,江苏常州的。江苏?江苏人爱吃大米,你不会蒸馒头吧?我连忙摇头,说不会,也不会蒸别的,在家没有做过饭。老兵说谁在家里做过?我也没有,但是执勤点就我们3个人,一个人站哨,一个人训练,另一个就要做饭,我们早晚两顿吃馒头,中午吃米饭。我最害怕他们把做饭的任务交给我自己,就说我吃什么都行,就是不会做。

老兵说:“去,端半脸盆土来。”

“干什么用?”

“毛病,”老兵瞥了我一眼,说话的口气和点长一样,当然比点长好看多了,说话总是笑眯眯的,让人看了很亲切。他样子虽然生了气,但是嘴角仍挂着笑意,说:“你毛病。”

我急忙去端,把半脸盆土递给老兵。老兵不接,说“加水搅和,跟我学揉面”,见我傻愣着没动,老兵就又说:“我刚来的时候,也是这样练的。”

我就学着老兵的样子做,说实话,我在家里真的没有做过饭。老兵加两勺水,我加两勺,老兵揉面,我揉土,很卖力。老兵把揉好的面拍得乒乓响,我也急忙拍土,但是泥土没有面那么柔韧,溅了我一脸泥水。老兵嘿嘿笑,我也笑。

老兵在案板上切菜,丢给我一块肉,说:“切成细条。”

我拎起肉嗅嗅,问什么肉,老兵说猪肉。猪肉?我闻着像猪肉,于是就把肉扔回案板上,说你切肉我切菜。老兵说你毛病,让你干啥你就干啥,让你切肉你就切肉。

“我是回族。”

老兵“哎呀”一声跳起来,说天哪,又来了个少数民族。老兵是云南哈尼族的,点长是贵州彝族的。老兵说:“咱们1号执勤点应该叫民族哨呀,来来来,你切菜,我切、切、切这个东西。”